

范镇与许昌之二

笑语喧哗 微风吹过 花瓣纷飞

许昌飞英会 风流天下闻

□ 记者 刘俊民

核心提示

“及临大节，决大议，色和而语壮，常欲继之以死，虽在万乘前，无所屈。”在苏轼眼中，范镇与司马光并峙，是士人精神的时代典范，“其道德风流，足以师表当世。其议论可否，足以荣辱天下”。古代的儒士践行着守忠诚而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，他们坚持“修身治国平天下”的崇高理想，以无畏的精神，彰显着为国为民的决心。

1 政坛之上，“勇决”知名

在北宋时期的许昌城，范镇洒脱而风雅，但在政坛之上，他却以“勇决”知名。

有人问司马光：“当今有谁能以勇见称？”司马光说：“范景仁（范镇，字景仁）可称勇者无敌。”那人又问：“景仁身高仅五尺（宋时五尺相当于156厘米），瘦弱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怎么称得上勇呢？”

司马光道作了如下论述：

什么是勇？眼睛瞪圆，头发竖立，有九牛二虎之力，气压三军，这是匹夫之勇，是外在的勇。景仁的勇在内心。

自唐宣宗以来，皇帝听到臣下谈立嗣视同叛逆，恨得咬牙切齿。仁宗多病而无子，一直未立嗣。景仁首倡此事，连上十几道奏章，视自身、宗族安危如鸿毛。有人见景仁未能遭遇惩罚也接着谏言，但景仁首临不测之渊，无勇之人能做到吗？

人之常情，谁不怕天子和执政宰相？最亲爱的人间情感无过父子。濮议之争中，执政欲尊崇英宗亲生父亲，景仁引古礼据理力争，无勇之人能做到吗？

财富与权位皆人所贪恋，即使老病不堪，时日无多也不肯离去。景仁63岁那年已官高位显，声望日隆，公相之位举手可得，却以政治理念不合决绝而去，无勇之人能做到吗？

司马光列举的皆是北宋政坛大

事件。范镇建言仁宗立嗣，连上十九道奏章，待罪百日，须发皆白。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因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他上书求退：“陛下有纳谏之资，大臣进拒谏之计；陛下有爱民之性，大臣用残民之术。”

王安石看到奏章，愤怒得手直颤抖，亲手拟写诏书斥责范镇。

范镇又上表言谢，目标仍是王安石：“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，以除壅蔽之奸；任老成为腹心，以养和平之福。”

天下之人，无不佩服范镇的豪壮，“始知仁者必有勇也”。

苏轼上门致贺：“您虽然退位，名声更加显重了。”

范镇愀然不乐：“君子应消息于未萌，使天下悄然受惠而不愿拥有智慧的名声、得到勇烈的功劳。我不能做到这一点，也是时命所致。今后天下要受到伤害，而我得到所谓的名声，于心何安？”

身为范镇知己，司马光也紧接着辞职了。

司马光上书道：“如果我的罪过和范镇一样，希望我像他那样引退。如果我比他的罪过更重，或贬窜，或诛杀，决不逃避。”

苏轼说：“熙宁、元丰年间，士大夫论天下贤者，必曰君实（司马光，字君实）、景仁。其道德风流，足以师表当世。其议论可否，足以荣辱天下。”

2 退隐之后，定居许昌

退隐之后，范镇定居许昌，直至终老。叶梦得在《石林燕语》中称：“范景仁以论青苗法致仕，犹居京师者三年。”

他来到许昌的时间应该是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乌台诗案后。《宋史·范镇本传》中记载：“轼得罪，下台狱，索与镇往来诗文甚急，犹上书论救。久之，徙居许。”

范镇曾与司马光相约定居洛阳，其在许昌安家后，司马光不免发了几句牢骚：

许下田园虽有素，
洛中花卉足供闲。
他年决意归何处，
便见交情厚薄间。

在另一首诗中，司马光也表达了理解与祝福：

许昌昔名都，于今亦雄藩。
先贤虽已远，风迹凛犹存。

况复多巨公，分义素所敦。
丞相辞黄阁，学士乘朱轡。
青云司禁省，白首会山樊。
渌水湛寒光，尽眼清心魂。
华堂临曲渚，画舫承芳樽。
高谈金石谐，逸笔风雨奔。
得朋诚多欢，孤陋未可谖。
时当惠好音，独乐慰荒园。

之所以选择许昌，范镇看重的是许昌敦厚的社交氛围。韩亿家族、范纯仁家族皆是他的故交。韩维当初欲将女儿嫁给范镇的儿子范百岁，其女病故后，又以孙女相配。从这种不能割断的姻缘，可见他们世交深厚。

韩维又有《和曾令绰买宅贻景仁》一诗，对范镇来到许昌表示欢迎：“白首故人知所待，一竿同钓鸭陂头。”曾令绰曾任颍昌知府，也定居于此，对范镇迁居给予实质帮助，以房产相赠。



唐宋时期“飞英会”模拟图 资料图片

3 飞英会外，未忘时局

范镇曾作《长啸却胡骑》一赋，奠定了文坛声誉，有“长啸公”之称。

退居许昌后，范镇建起一座高大的屋宇，命名为“长啸堂”。他在一座高台上建设房屋，邀约司马光前来做客。司马光在洛阳地室避暑读书，通过长隧道才能进入。洛阳人称：“司马入地。”范镇建高台，与老友开了个玩笑：别再往地下钻了，来许昌远眺一下吧！

“长啸堂”前有一座茶靡架，其下可容数十人。每年春天花开之际，范镇于花架下宴请客人，约定花瓣落入酒杯，杯前人当一饮而尽。笑语喧哗之际，微风吹过，花瓣纷飞。满座之客，人人畅怀。

茶靡架下的盛会被称为“飞英会”，时人传为美谈。

范镇曾对黄庭坚说：“我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，近年来不怎么读书，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，午夜方睡。虽儿曹在身边欢呼，置若未闻。”心怀坦然，自然令人羡慕，但范镇说“未曾有思虑”，却不一定是真的。

晚年，范镇喜爱柳永词作。他说：“仁宗四十二年太平盛世，我身为史官二十年难以记述，柳永词作却能

形容尽至。”追念当年，显示出他对时政的忧心：王安石的新法，带来一个颠覆性的时代。及至乌台诗案，革新派对保守者展开全方位的打击，一切已经不能回头。退隐许昌的他只能静静旁观。

对于苏轼这位同乡后辈，范镇颇为偏爱。他待客敬重，客人也不敢散漫，唯独苏轼能在他面前掀髯鼓掌，不拘言行。

苏轼在黄州曾得红眼病，久久不能治愈，被传言身患重病。有一天，范镇在许昌得到苏轼病故的消息，举袂痛哭，马上安排儿子前往黄州吊唁。儿子劝说，先去封信核实一下。苏轼见到许昌来信，大笑。

不久，苏轼与友人在江上饮酒，词云：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

当地有人传言苏子瞻挂冠江边，乘舟而去。郡守闻之惊惧，连忙前往探看。苏东坡鼻鼾如雷，犹然未醒。但传言已经到达京城。

范镇曾约苏轼定居许昌。苏轼婉拒了：“许下多公卿，我如今蓑衣箬笠，放浪于东坡之上，岂复能事公卿哉？”

与苏轼相比，“飞英会”中的范镇，仍是时局中人。